

# 社会“学校化”下教育的发展路径探寻

## ——《去学校化社会》一书给予的智慧

崔雅存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453007

**摘要:**数十年过去,伊万·伊利奇在《去学校化社会》中阐释的思想被人们由否定到重新认识,使人们逐渐了解到了“去学校化社会”思想给予的巨大智慧,“去学校化”并非单向对社会中学校的批判,而是批判人们将社会“学校化”“制度化”了的应然思想。社会中所形成的制度化,权威性的思想如同学校中应然被认同的理念,灌输的制度型安排和工作,“枷锁”一般地笼罩在社会中。面对当今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的窘境,我们要逐步走出“学校化”和“枷锁化”。伊万·伊利奇的思想启示我们可以从追求自我解放,把“人”培养从知识转换为“智慧”指导,由表面的制度化规范到信仰培养,并打造一种互联互通,分享智慧和资源且利于人生活和学习的网络的角度来逐步突破。该思想启发我们立足当下,重新审视当今一贯的模式,在社会中寻找一条真正多元,生态、互通、智慧的适合当代人生活和教育的道路。

**关键词:**枷锁,《去学校化社会》,社会“学校化”,“制度化”,学习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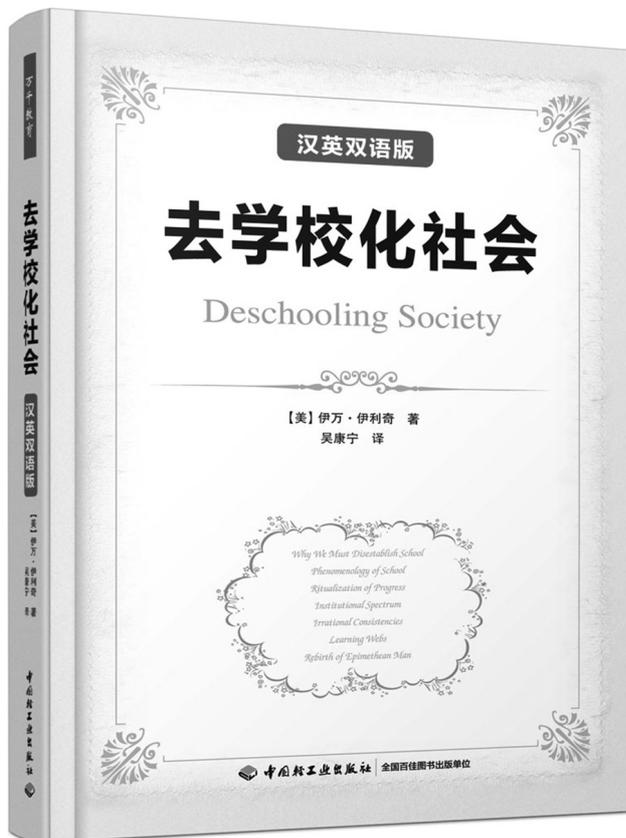
### 1 《去学校化社会》的解读

#### 1.1 有关对《去学校化社会》的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伊万·伊利奇 (Ivan Illich) 所著《去学

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 一书(吴康宁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一经出版后,收获极大反响,其中“去学校化”这一大胆的思想,不断冲击现当代人们应然的“唯学校化思想”,不仅提供思想上的新的启迪,也给予人们一种崭新的看待教育、社会的方式,也为当今社会提供了更加专业化,国际化,历史性的视角。

目前,对《去学校化社会》一书的研究趋势是,对该书“去学校化”的“好”与“坏”的价值认定,以及对“利”与“弊”进行阐述、反思与分析,并据此指出“去学校化”的激进性、非现实性、实际操作性差等诸多特点,张斌贤编写的《西方教育思想史》给予相应的阐述,认为“去学校化”教育思潮不符合社会进程的实际需要,是一种浪漫的,非理性,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与主流思想具有明显的偏颇。<sup>[1]</sup>此外,“作为最大的学校制度化现象,义务教育被伊利奇视为一种政府对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所承诺的最大谎言,这种教育只能制造出人们对学校更强烈的心理依赖性、心理无能以及更广泛、深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化和贫困伊利奇对学校教育的否定,核心是对普及教育或义务教育的否定。”和“作为最大的学校制度化现象,义务教育被伊利奇视为一种政府对民众尤其是贫困人口所承诺的最大谎言,这种教育只能制造出人们对学校更强烈的心理依赖性、心理无能以及更广泛、深重的社会不



平等、社会分化和贫困。”<sup>[2]</sup>有关学者对“去学校化”背景下学校的存在进行一系列的价值反思,具有积极意义。伊万的思想激励我们重新审视当今的形势,在社会中寻找一条多元、生态、互通、智慧的利于当今人生活和教育的道路。

### 1.2 《去学校化社会》中作者语言的影响

《去学校化社会》的作者——伊万·伊利奇在书中写道,“如果人们承认学校必要性之时,它们也成为了学校的“附庸”,窒息了学生灵动的想象,成为其他制度的“俘虏”;“越来越多的公共资金被用于少数人的教育,与此同时,许多人则越来越顺从于社会控制”。<sup>[3]</sup>伊利奇在陈述学校各种组织架构,业务能力和管理需要背后运用“谎言”“窒息”“操控”“神话”“虚假”等字眼夸张地表达了这种“枷锁”式的社会对人影响之强,之深、引意图导人们破除“枷锁”,实现人类的思想解放。

## 2 对教育中的“枷锁”——社会“学校化”的认识和超越

在书中,学校垄断教育资源并通过特定的结构灌输给学生特定的规则和理念,如同社会规范和控制一样,禁锢了学生发展的动力,而此时的社会,在时代的发展中如同学校中禁锢的内部结构,逐渐“压迫化”“学校化”了。

### 2.1 《去学校化社会》中社会“学校化”的启示

社会控制是一种随着风险问题,社会问题的大幅增加而产生的一种规避和消减这种机制的方式;而社会学中社会控制作为一个专业概念,基本上是在约束人们的损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的意义上被使用的。伯格指出,“社会看起来像一座庞大的监狱。”每个个体都不免受到社会控制体系、社会分层体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情境的约束和制约,同时当社会控制这种调控机制成为一种“预定的程序化模式”,便会阻碍其他的选择方式,无形之中也会引导每一个个体“被欺骗”,不得不做出必然且唯一的顺从制度的选择。<sup>[4]</sup>

《去学校化社会》中揭示的便是社会“学校化”“压迫化”的危害。社会中“枷锁化”的理念已然演变为一种“社会控制”,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书中贫困学生在生活中的“学校化”已沦为“社会控制”的对象。由于穷人认识性不强,官员们利用他们的无知给予大多数人三个月 60 美元的病房。可悲的是,这些贫困阶层仍然乐于缴款。最终导致了贫困者被剥削的贫困潦倒却不自知;社会“压迫化”也渗透到教育方面,孩子的成长受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家庭教育的环境下,家长无论是否接受过教育,都难免受到这个时代思想风向标和他们自身固有经验

的影响。因为时代思想和固有经验本身就是社会压迫下的产物,所以家长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也会在无形中渗透“压迫”的理念。这些理念告诉我们,只有在学校里才能接受教育,只有把一些人归类到童年这个范畴,我们才能使他们服从学校教师的权威。这些理念使得我们无条件地信任学校,纵使孩子从那里是否知识,家长们均认为将孩子放入学校是一种“稳妥的决定”,他们宁愿承受价值很小的获利也不肯突破“社会的枷锁”;<sup>[5]</sup>在这种“压迫化”下,每个学生都已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是像工厂流水线下批量生产出众多性能和型号相同的产品一样,失去学习的乐趣,损害了他们的天性。

### 2.2 反社会“学校化”的错误情感

人们对社会“学校化”异化了的情感则可以表现为一种“狂热自信。如果说《去学校化社会》是纵容了社会存在的枷锁,那么《专家之死》则是由于过度抹杀社会带给我们的便利性而产生的一种“异化了的心理”——“狂热自信”:“我们对专家不是抱着一种善意的怀疑,而是积极的憎恨,很多人认为专家是错的,仅仅因为他们是专家。”“沉浸在自我幻想中,敏感而坚决地主张每种观点都应被视为正确的。”<sup>[6]</sup>人们天然地对“专家”持着鄙夷的态度,将自己的怀疑、质疑的态度作为一种追求自由,寻找自由的体现,旨在破除社会的“枷锁”,对“社会压迫”的反抗心理也达到了一种顶峰。毋庸置疑,合理的怀疑和对知识的质疑对社会和时代至关重要,但可怕的像《专家之死》中的人,如同在棋盘中争求胜负一样,癫狂地释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幼稚地抵抗一切权威。

## 3 走出社会“学校化”,寻找新型教育和生活道路

### 3.1 强化自我解放,追寻健康生活

《去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中“deschooling”翻译成去学校化的意思,然而在笔者根据《去学校化社会》一书的理解,“deschooling”是去除学校的地位的含义,作者清楚社会“学校化”后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伤害后,意图去除社会“学校化”的恶性社会影响。通过与新兴的机构相比,缺乏积极性,心灰意懒的老师假装要追求目标;更易形成一种依赖和依恋“废除我们现在的专业性职业的结构可以首先从学生摆脱对学校教师的依赖开始。”体现伊利奇决心去除学校地位和具体实施“去学校社会”思想的措施。<sup>[7]</sup>

如若我们不从“强制化”的学校中解放出来,那么也无法从升级的消费中解放出来。伊利奇提出:“我们首先必须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

中,个人成为他自己将重新获得比制造物品与操控他人更为重要的价值。”<sup>[9]</sup>走出社会“学校化”,首先是形成一种流动于整个社会的解放思想和民主精神,将这种思想渗透到生活中,便会改变生活道路的选择,使人们从传统的“消费的生活”取向过渡到“行动的生活”取向,从而选择自主自发,自由平等的健康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去学校化”的制度和社会也会在这种思想的涤荡下自然而然的形成并发展。

3.2 基于“人”本位:由知识培养上升为“智慧”和“信念”培养

### 3.2.1 由知识培养转化为智慧培养

在社会“学校化”下“人”本位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削弱,因此不断激发人的“智慧”和“思想”才能使教育和生活源源不断,充满生机。在“社会控制”影响下,我们在成长中不断探求着知识,认为似乎有足够多的知识,便可以充盈我们自身的灵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发现知识本身的缺陷,而这种缺陷与“智慧”相比是难以弥补的。发现从无规律到有规律的转化过程的智慧,由有无对立达到有无合一的智慧,带来革命性的突破和创新,这种创新对于时代大背景下的“学校化”的教育无疑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方向。

### 3.2.2 由制度化规范到信仰培养

人们在社会“学校化”的大背景下相信美好的生活依赖各种制度,但制度无形之中制约了人们的价值观,而摆脱制度化的关键则是要认识到制度化的弊端。我们已经觉察到如今的学校对于欲望日增的消费者——经济的主要资源——进行形塑的仪式性特征,这种形塑的消费主义教育模式落实到教育中便是社会“压迫化”,当今的一大重点便是突破制度光谱,挖掘人的作用,释放人的价值,信仰教育不失为一种缓解制度化的教育和多彩的生活方式。

信仰的根本问题或本质问题属于一种生活价值导向,对于社会、民族而言是社群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理想和终极目标;对个体而言,它是一种在生活实践中选择、坚定不移的主导价值观对其言行支配性和决定性的影响。<sup>[7]</sup>在重视科学取向的同时也要重视伦理和价值的标准。教育不应该避开价值观,而是必须重视信仰教育。<sup>[8]</sup>在社会“学校化”的背景下,社会无形地给予了学生“工厂化”的信仰控制,使学生们难以弄清他们真正追寻的答案是什么,难以知晓他们心中的教育信仰是什么,仅仅是“速朽式”的思想,而非“理念”的思想。但当学生拥有“信仰”的概念时,“社会控制”由于受崇高理想的规范便不再是控制,而被替代为人人固守

的一种利于社会发展的崇高理想活动,社会控制也会随之破解。

### 3.3 构建互通网络,打造教育和生活“共同体”

伊利奇提出的“学习网络”是一个自由、开放、平等的学习和交流网络。这种“机会互联”的“学习网络”,使得不同性质的学习通道或学习交换,从而涵盖真正学习必要的全部资源。这种资源向所有希望学习的人提供一生任何时间需要的学习资源,建立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密切的关系,形成一个简化、平衡的理想教育环境。生活中,我们所称的某种职业和工作则是一种共同体,而当共同体汇聚起来之时,便会形成一种“网络”,这种网络更多的是交流和启发思想,有了这种“网络”,工作和职业的交流和沟通也会随之上升,随之认可度大幅上升,因此形成诸多的“共同体”,从而促进思想争鸣。用流动的“共同体”式教育代替固化的“政治化的制度”,更多的是通过互联网打造一个通透明亮的“共同体”世界,这个世界使全世界人能够不受制度的局限,每个人各尽其能,实现人的全新发展。

在当代社会,尽管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反对“制度化”思想和反社会“学校化”的思想对当今的教育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他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和建立“学习网络”的积极思想,对当今人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变换争鸣,教育繁荣发展有着巨大意义。未来,伊利奇的思想将为传统教育的解构,新式教育理念的建构,社会形态的改变以及人如何在社会中自由全面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1]张斌贤:《西方教育思想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98页。
- [2]刘远杰:中国教育需要“去学校化”吗?——对《去学校化社会》一书的批判性分析,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年06期。
- [3]伊万·伊利奇:《去学校化社会》(汉英双语版),吴康宁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7、23、48、49页。
- [4]王佳鹏.社会控制体系中的个人定义[J].中国图书评论,2010,(07):77-82.
- [5]《民主主义与教育》.(美)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2001.
- [6](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舒琦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7,186页。
- [7]万俊人.信仰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及其文化解释[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8]陈太平.高校信仰教育的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J].教育探索,2015,(03):107-110.

作者简介:崔雅存(2002年9月-),女,汉族,吉林辽源人,河南师范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教育学。

##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Education in a “Schoolified” Society

——The wisdom provided by the book “Deschooling Society”

Cui Yacun

Faculty of Education ·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453007

**Abstract:** After several decades, the ideas expounded by Ivan Illich in “Deschooling Society” have transitioned from being negated to being reevaluated, gradually revealing the immense wisdom offered by the concept of a “deschooled society.” “Deschooling” is not merely a one-sided critique of schools within society but a critique of how society has institutionalized and standardized the notion of school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authoritative ideologies akin to the accepted beliefs in schools, enforces rigid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metaphorically shrouding society in metaphorical “shackle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education and life in the present, we need to gradually emancipate ourselves from the schoolification and shackling. Ivan Illich’s ideas inspire us to pursue self-liberation, transforming the cultivation of “knowledge” in individuals into guidance for “wisdom,” shifting from superficial institutionalized norms to belief cultivation. This perspective encourages the creation of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that facilitates the sharing of wisdom and resources, conducive to both living and learning, thereby gradually breaking free. This line of thinking inspires us to ground ourselves in the present, reevaluate prevailing patterns, and seek a genuinely diverse, ecological, interconnected, and intelligent path that suits contemporary life and education within society.

**keywords:** shackles; “Deschooling Society”; societal “schoolific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learning network

